

长篇小说

漫漫无声

manmanwusheng

瓦当 著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漫漫无声

manmanwusheng

瓦当 著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漫漫无声/瓦当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80244 - 633 - 5

I. ①漫… II. ①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1212 号

作 者: 瓦 当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 - 64267325 010 - 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t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7.62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44 - 633 - 5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第一章

1

那一年年底是一段格外热闹的日子，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欢庆新世纪的到来。尽管按照天文学的说法，2001年才是20世纪的开始。可是，人们管不了这些，人们似乎迫不及待地想把20世纪甩到身后。人们登上乞力马扎罗山，登上勃朗峰、珠穆朗玛峰，人们穿越南极大陆，穿越本初子午线、国际日期变更线，人们来到斐济、汤加、基里巴斯、乌斯怀亚、好望角……迎接2000年第一天的朝阳。在中国南方，有两座相邻的小城为了争夺“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甚至打起了官司——这两个城市分别被南北两家国家级天文台认定为“2000年1月1日中国最早接受阳光照射的地方”。于是，两家不约而同地都办起了“曙光节”，从北京、香港、台湾请来了众多当红明星，热热闹闹地一直唱到天亮。这一年，总的说来高兴的事儿挺多，比如澳门回归了、隋遇结婚了——

在这个吉祥的日子里，结婚的年轻人特别多，隋遇和院小蕾就是其中的一对。而且，他们就住在前面所提到的两个“太阳升

起最早的地方”中的一座小城里。作为“曙光节”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市里举办了由二百对新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集体婚礼。按说，既然是2000年，应该找两千对新人才是，可惜这只是一个人口不足五十万的小城，这二百对新人也是煞费苦心才凑齐的。

1999年的最后一个白天里，二百对新人在小城的中心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集体婚礼。晚上，又被赶到城外东海边的乱石山上，等候零点的到来，好敲响新世纪的钟。乱石山原本是一座荒山，现在整修一新，从外地移植来几百棵松树，给荒山披上了绿装，并更名为“碣石山”，夺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中的诗意。山顶上新建一座“曙光亭”，里面悬挂一巨型铸铜“世纪钟”，据说比北京大钟寺的那口钟还重150克，正在积极申报《吉尼斯世界记录》。零点到来之际，二百对新人轮流撞响“世纪钟”，共撞二百响，象征2000年。隋遇和院小蕾恰好排在第一百零一名，前有新人，后有来者。撞钟之前，院小蕾仰起头对隋遇说：

“我们许个愿吧！”

当时，四周人声鼎沸，隋遇没听到。院小蕾便自己偷偷许了一个愿，许完后她把这个愿望说给隋遇听，把隋遇吓了一跳——

“愿我们永远相爱！”

“永远……”

隋遇觉着这个词太渺茫了，他对渺茫的东西素来不感兴趣。但他并没把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院小蕾，而是把她紧紧搂在怀

里，任她脸上绽放出灿烂的、幸福的笑容。

“几百名中外嘉宾和数十万人民群众共同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放飞美好的希冀……”当地的电视台在报道时极尽煽情之能事。记者无意间给了隋遇夫妇一个特写镜头，从电视上看去，这一对新入真是郎才女貌，天造一对，地设一双。他们笑得是那样甜蜜，简直令人嫉妒。

钟声把庆祝活动推向了高潮，接着，成百上千枚焰火拔地而起，把天空照得亮如白昼。人们一个个仰起头，忍着脖子的酸痛，看那焰火的余烬像流星雨一般飘飘洒洒地坠落，赞叹的尖叫声不绝于耳。最壮观的是一种名叫“银河”的巨型焰火，架设在两台相距百米的长臂吊车中间，点燃后如天河倾泻而下，云霞满天，蔚为壮观。“银河”足足持续燃烧了半个小时，最后花火散去，露出“2000”四个荧光大字。这时人们无不欢呼雀跃，竞相把手里的饮料瓶和气球等物抛向空中。而一台名为“激情跨越——2000”的盛大的文艺晚会则要一直持续到“新世纪”——“我们唱着东方红，翻身做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

小城的人们尽情享受了一顿文化大餐，可惜天公不作美，黎明之际没有等来曙光却等到一场中雨。演出不欢而散，现场一片狼藉。

“曙光节”一过，雨也停了，隋遇和院小蕾的小家里也安静了下来。这是一座普通的三居室，刚刚落成不久。房间里一切都是新的，散发着家具淡淡的油漆味。客厅里的窗户上贴着大红的“囍”字，雪白的墙壁上挂着巨幅的婚纱照。新娘身着洁白的婚纱，笑靥如花，妩媚动人；新郎穿一套笔挺的黑色西装，英姿飒爽。两个人亲密地依偎在一起，背景是一片绿色的草地。

开着的电视机里，满是欢庆新千年的文艺节目，全世界都沉浸在狂欢中。隋遇懒洋洋地倚在沙发上，半闭着眼睛，手里抓着遥控器。卧室的门开着，院小蕾穿着一件红色短袖薄毛衣，正在收拾东西。一只不大不小的旅行包，院小蕾放进两件崭新的粉色内衣，回过头来问隋遇：

“你的牛仔裤呢？”

“在阳台上。”隋遇头也不抬地回答。

院小蕾来到阳台上，阳台的窗户上也贴着“囍”字。院小蕾从衣架上取下牛仔裤，扔给隋遇：

“快换上！”

隋遇站着把牛仔裤穿上，院小蕾又说：“别磨蹭，快把电视机关了！”

“好的。”隋遇一边应着，一边扬起遥控器又搜了一遍电视节目。

在众多歌舞升平的娱乐节目中突然闪过这样一个镜头：一辆满载着尸体的卡车，碾过一段坑凹不平的土路，泥水四溅。车上裹着一张油布，油布太小，根本遮不住那些尸体，一个瘦骨嶙峋的男人的身体从车厢里垂下来，悬在半空荡来荡去。屏幕左下角的图标显示，这是一个名为“世纪回眸”的新闻综述节目。话外音一个温柔的女声解说道，刚才的画面是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中的一幕，在这次种族清洗中，共有50多万图西族人被杀害。随后，250万卢旺达人踏上了疯狂大逃亡之路。许多人死在拥挤的路上，人们在路边挖出一个大坑，把死者扔进去，继续匆匆上路。接着，画面切换到1998年春天的内罗毕——一群人拉着一具烧焦的尸体在街头游行，群情激昂地呼喊着口号——接下来是1998年8月的刚果（金），内战夺去了250万人的生命。镜头掠过一群瘦得皮包骨头的孩子，掠过几个黑人妇女干瘪的耷拉的乳房，来到1999年的东帝汶，又是一群孩子，面对乌黑的枪口，睁大惊恐的眼睛——同年的科索沃，两名荷枪实弹的南联盟士兵坐在一辆坦克上，坦克上面竖着一面绘有骷髅、白骨的旗帜——贝尔格莱德，空袭过后，一个流离失所的老妇人颓然坐在一家千疮百孔的商店门口……

“快点了！”院小蕾催道。

“你看呀，”隋遇突然指着屏幕说：“如果21世纪还有这样的

事情发生，那么我就对这个世界彻底失望了。”

院小蕾往电视上匆匆扫了一眼，“我没工夫，”她说：“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是啊，和我有什么关系呢？隋遇想说什么，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干什么都这么磨蹭，怎么说你也改不了。”院小蕾嘟囔着把电视机关掉，几乎是连拉带拽地把隋遇弄出了门去。

“等等，我鞋子还没穿好呢——”

“老管着干吗……”门在院小蕾身后发出“哐”的一声闷响。

3

“你已经是至少第二十次提到这座医院了！”

这天早晨，隋遇终于忍无可忍，大声质问院小蕾：“你是它的义务宣传员，还是入了它的股份？”

院小蕾至少第二十次用泪水回答他：“你为什么不去看看？你怕吗？”她的手里反复折叠着一条蓝色毛巾。

院小蕾的泪水突然引起隋遇一阵强烈的反感，他打量着这个认识了五年之久的女人，吼叫道：“我没病，愿意去，你自己去看！”

“我们都去看看，好吗？”院小蕾的声音突然温柔起来，她的

嘴角抽搐着。

隋遇顿时泄气了，他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现在，他的耳朵里只有院小蕾的呜咽。

“你还记得那个下雨的晚上吗？”她问。

“什么下雨的晚上？不记得了。”

“可是我记得！”院小蕾近乎咆哮地说：“那天我想回家，可是你拦着不让我回去。你把我带到你的宿舍，冰冷的没有暖气的宿舍，我们的衣服都淋透了，你的欲望是那么强烈！你都忘了吗？你疯狂地吻我、咬我，把我按倒在床上，脱光我的衣服……可是现在，你活像一个太监，你比太监还要太监。我们足有半年没做爱了，你说，你这不是有病吗？你为什么不承认呢？”

她的话使隋遇无言以对。隋遇想起来了五年前那个雨夜，那是他们第一次做爱时的情景。接下来，隋遇听见自己说：

“我也想去看医生，但是，一想到去检查这个，就觉着恶心。”

隋遇这样说无疑是承认自己有病。院小蕾听了，果然信以为真：

“有什么恶心的？我们是夫妻，光明正大，法律赋予了我们生儿育女的权利，谁也无权干涉。”她擦干眼泪，露出雨后的彩虹，热情地鼓励道：“现在去看还来得及，报纸上说了，三十岁以后就很难治了。”

隋遇想说问题不在这里，可是他犹豫了半天，什么也没说

出来。

第二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六的早晨，他们踏上了去往菊州求医的旅程。坐在公共汽车上，隋遇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两年多以前那次蜜月旅行。

第二章

1

至少在两个月前，他们就在策划这次蜜月旅行。他们的婚假只有一周，除去“曙光节”耗费的三天，还剩下四天的时间。因此，他们只能选择近一点的地方，于是就选择了菊州。这是本省的省会，院小蕾曾经在那里上过大学。那里距离他们居住的小城只有300里地，如果不嫌辛苦，当天就可以打个来回。前几天，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了两条和菊州有关的消息。一条是：“亚洲最大的野生动物园——菊州野生动物世界赶在新千年到来之际开业了”；另一条是：“菊州当代商城千禧大酬宾全场五折。”

“就去菊州吧！”院小蕾说，“去看看那个野生动物园，再买些衣服回来。”

“好吧，”隋遇点点头，“正好可以见见戈德。”

作为一天里最早的客人，他们登上了开往菊州的长途汽车。车上满满登登的，如果晚到一步就坐不上了。车子开上高速公路，院小蕾揉着眼睛说有些困，随即就枕着隋遇的肩膀打起瞌睡来。隋遇从来没有在车上睡觉的习惯，尽管早晨起得很早。外面

没什么好看的风光，他后悔没有带上一本书。车厢前悬挂的电视机里在放一部香港喜剧片，讲一户平常人家中六合彩改变命运的故事。隋遇感到有些好笑，不是因为片子好笑，而是因为他几乎每次出门，在车上看到的都是这部片子。周围的人们大多看的聚精会神，不看的则昏昏欲睡。只有隋遇，一副心神不定、不知所措的样子，就好像是平生第一次出门。

隋遇无意间把目光转移到了自己的肩膀上，转移到院小蕾那张熟睡的脸上。平心而论，院小蕾算得上是一个漂亮女孩，皮肤白皙细腻，长长的睫毛，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隋遇能感觉到她头部的重量，鼻翼呼出的热气，她的脸柔软而温暖，她睡的那样坦然，对隋遇充满了信任。隋遇突然感到有些惶恐不安，这种感觉在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

隋遇想起了去年秋天，他们一起乘车去乡下见院小蕾母亲时的情景。

那次在车上，院小蕾也是这样，说着说着就枕着他的肩膀睡着了，他也是感到莫名的不安。院小蕾是一个善良的女孩，一个心地纯洁质朴的女孩。就凭她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能安然睡去，就可以看出她对这个世界是多么的放心。在熟睡的院小蕾

面前，隋遇总感到莫名的恐慌和羞愧。

二十六年前的腊月，前后相差十天，隋遇与院小蕾出生在小城的人民医院的同一个产房里。他们两家相隔仅仅两百米，两家庆贺孩子出生的鞭炮声彼此都能听到。随后的几年里，隋遇的母亲抱着他曾经与抱着女儿散步的院氏夫妇在狭窄破败的街道上多次相遇，偶尔甚至闲谈几句，但没有更深的来往。他们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因此也谈不上认识。后来，院小蕾的父母工作变动，把她送到乡下姥姥家。在她读高一的时候，全家从外地搬回小城，住在离三眼井街一里之遥的水利局家属院。隋遇则呼吸着三眼井街臭气熏天的空气长大，又和院小蕾同时跨进了同一所高中。

他俩同级不同班，他读理科，她读文科。两个班级的教室分别位于教学楼三楼东西两个楼梯口，中间隔着四个班。高三快毕业的时候，一节晚自习课，她突然慌慌张张地跑进了他们的教室，她跑到南边倒数第四排靠窗的位置时，才发现自己的错误。在一片哄堂大笑中，她捂着脸跑了出去。当时，隋遇就坐在那个位子上，吃惊地注视着她的离去。他清楚地记得她穿的是一件蓝白相间的连衣裙。她急匆匆地跑出去的时候，把门后的笤帚带倒在地。当时的场景颇为狼狈。后来当他向她讲述这件往事时，她竟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我怎么一点儿都记不得了？”在他的循循善诱下，她终于渐渐相信了那件说不上不光彩的小事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她向他解释自己当时为什么那么慌张时说：“也许，自

己的表慢了。”再后来，他俩分别考上了相距两千多里地的两所大学。在此后的四年时间里，他们从未见过面。直到毕业后，他俩同时回到了家乡，进入同一个单位工作。

院小蕾的母亲一直反对女儿和隋遇在一起，原因很简单也很有道理。尽管院小蕾没说过，隋遇也没问过，可是他能猜得出来。那个周末，隋遇在自己家里休息，院小蕾是轮休，照常上班。上午九点左右，她突然骑着自行车匆匆忙忙地来了。隋遇正纳闷儿，院小蕾二话没说就扑到他怀里哭了起来。隋遇一边劝慰，一边问她怎么回事。院小蕾哭着说，单位里写出通知来了，17号宿舍楼近日开始动工兴建，想买房子的职工下星期三以前持结婚证到单位房改办报名，过期不候。17号宿舍楼是最后一座福利房了，要比买商品房便宜四五万块钱。

隋遇本来想说自己并不想结婚，他对房子也不感兴趣，可是不知怎么说出口的却是：“那怎么办？”

“怎么办？这么大的事情总不能不告诉自己的父母。”

院小蕾不止一次跟隋遇说过，对他俩的事情，她爸爸倒没什么意见，可是她妈坚决表示反对。而在她家里，大事从来是她妈说了算。

“你妈知道买房子这件事吗？”

“不知道，太突然了。”院小蕾摇摇头。

如此突然，单位自然有单位的考虑。单位里的年轻人太多了，房子根本就不够住，没办法只得搞突然袭击。隋遇犹豫了一

下：“要不，我去见见你妈吧？”

“我妈不在家！”院小蕾急得又要哭了。

“去哪儿了？”

“去我姥姥家了，我姥姥病了。”

“你姥姥在哪儿？”

“乡下。”

“那我们怎么办？”

“去找她呗。”

“去哪儿？”隋遇似乎没听明白。

“你说去哪儿？”院小蕾生气地瞪了隋遇一眼：“当然是去我姥姥家了。”

他们在商店里胡乱买了些礼物，然后急匆匆地上了公共汽车。院小蕾的姥姥住在离城四十里外的一个村庄。半个小时后，他们在那个村庄所在的镇上下了车，然后换乘摩托三轮去往村里。摩托三轮车囊囊地响着，一路掀起滚滚尘土。隋遇握着院小蕾的手，两个人相互交换着目光，谁也不说话，神情都有些落寞。

他们没有直接去院小蕾的姥姥那里，而是先去了她的表姐家。表姐家住在村头，靠着公路盖的一排新房中。院小蕾的表姐，一个三十四五岁的女人，穿着一件肥大的绿色男人上衣，正要出门，看见他俩吓了一跳。

“你怎么来了？”她看着隋遇问院小蕾。

院小蕾就把事情说了一遍，说着说着又哭了。表姐一边安慰她，一边说：“我正想回家去呢，你们先在我这里坐着。我找个合适的机会，把你们来了的消息告诉你妈。你们的事，我听你妈说过。你可不能直接去见你妈，你妈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院小蕾和隋遇都点头同意，表姐叹了一口气，急匆匆地走了。两个人干坐着，院小蕾还是在流眼泪，隋遇过去搂了搂她，被她用双手推开。这时，院子里忽然有人说话：“小蕾来了？”

两个人慌里慌张地站起来，一看，来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院小蕾忙着介绍，隋遇才知道这是院小蕾的大姨。大姨是一个相貌很和善的女人，看了看隋遇，点点头。

院小蕾忙问姥姥的病怎么样，大姨回答说：“没什么，就是受了些风寒，上了岁数了，吃着药呢，也打了吊瓶，过上两天就好了。”

随后，大姨就像查户口似的详细询问了隋遇的家庭情况，听完后“哦”了一声：“小蕾她妈都和我说过了。”

大姨临走也让他俩先在这里候着，又说等会儿让秀儿——即院小蕾的表姐回来做饭。大姨刚走，大姨夫就来了。大姨夫前脚刚走，舅舅和矜子又来了，还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他们走后，又来了一批院小蕾都不认识的人。

隋遇偷偷跟院小蕾开玩笑说：“就跟组织部考察干部似的。”

隋遇看的出来，他们对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隋遇身高一米八，相貌堂堂，西装革履，一表人材。隋遇在三十岁以前只穿过